

# 西部农村小学生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

杨传利 毛亚庆\*\* 刘 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摘要**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宁夏、云南 11 所农村小学 32 个班级的 934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班级内部儿童的友谊关系与社会网络密度对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同等数量的友谊关系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低于在低密度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程度。

**关键词** 西部农村小学生 友谊关系 社会情感能力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

**分类号** B849

## 1 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西部农村地区在此过程中面临着家庭情感教育的缺位以及学校教育补位不足的双重问题,使得西部农村地区的情感教育存在着严重的“欠账”,对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关研究显示,农村校外青少年存在自我接纳程度较低、自信心不足的问题,且 50% 以上的被试经常有焦虑、无助、压抑等不良情绪<sup>[1]</sup>。20 世纪 90 年发端于美国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 (Social - Emotional Competence) 有利于学生积极态度与行为的养成,能够减少焦虑、沮丧、欺凌、药物滥用等心理与行为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sup>[2-8]</sup>。因而,提高西部农村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对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学业、心理与行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因素,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发展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sup>[9]</sup>。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在与他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获得发展的<sup>[10-11]</sup>。随着儿童脱离家庭进入学校,班级成为他们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班级内部的同伴也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他们之间形成的友谊关系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

响<sup>[12-13]</sup>。实证研究发现,有亲密朋友比没有亲密朋友的青少年在感情方面的获得、对社会的敏感性和推测他人感受的能力、利他行为、分享、对他人表示关心、帮助他人等方面得分更高<sup>[14-15]</sup>。此外,亲密的友谊关系对青少年定义自我有重要作用,通过与他人分享隐秘的感受和信念,青少年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与自己有关的问题<sup>[16]</sup>。同伴能够帮助青少年调节自己的情绪、提供情感支持、自信和认可,也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和自我探索<sup>[17]</sup>。友谊还有很多其他功能,例如,朋友可以提供社会行为的参照榜样,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提供社会交往技能训练的机会等<sup>[18]</sup>。也有研究者指出,没有朋友的儿童可能有情感问题、观点采择能力落后、缺少利他行为、有社会技能缺陷、学校适应性较差等<sup>[19]</sup>。

除了个体层面的友谊关系,由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班级群体对于儿童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有些社会网络研究者关注群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如马科夫斯基和劳勒提出了群体团结理论,该理论强调群体内部成员彼此的通达,或者说社会网络密度对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当社会网络是高密度的时候(如全体成员都彼此联结),成员之间越有可能彼此互动。成员互动越频繁,他们越有可能交换包括情感在内的资源,从而提高了群体团结<sup>[20]</sup>。另外,处在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儿童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自我与他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学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与学校管理改进研究”(项目批准号:71373028)。

\*\* 通讯作者:毛亚庆,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及校长领导力研究。E-mail: maoyaqing@bnu.edu.cn。

习并践行各项社会交往能力,从而更有可能促进他们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友谊关系强调个体层次的互动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而群体团结理论关注群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两者是不同层次上的分析与探讨。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完全独立呢?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的互动成就了群体,群体对个体的作用是通过个体所占有的社会关系实现的,并且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作用程度受到整体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的调节<sup>[21]</sup>。据此推论,班级内部学生的友谊关系对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也应该是非线性的,可能受到班级网络结构特性的调节。社会群体团结理论认为,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利于促进提高群体团结。更进一步推论,群体团结的形成会使成员对群体产生更强的归属感,群体这一抽象的社会单位可能成为其主要的情感支持者与资源提供者,具体的个体在此方面的功能可能被群体所取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个体间友谊关系的作用程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假设 2: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假设 3: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受到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负向调节。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本研究以宁夏、云南 11 所小学的 32 个班级学生为对象,共计发放问卷 1056 份,实际回收 102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6.9%。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 934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3%。有效被试的基本情况为: 云南学生 414 名,占 44.3%,宁夏学生 520 名,占 55.7%; 四年级学生 271 名,占 29.0%,五年级学生 288 名,占 30.8%,六年级学生 375 名,占 40.1%; 女生 442 名,占 47.3%,男生 479 名,占 51.3%,缺失 13 名,占 1.4%; 汉族学生 551 名,占 59.0%,少数民族学生 375 名,占 40.1%,缺失 8 名,占 0.9%。

### 2.2 研究工具

#### 1. 社会情感能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SEL)”项目组编制的学生自评社会情感能力问卷<sup>[22]</sup>。问卷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 6 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含 5 个项目,共计 30 个项目。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评定,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

卷的信度系数是 0.90。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较好<sup>[23]</sup>( $CMIN/DF = 3.08$ ,  $CFI = 0.89$ ,  $TLI = 0.86$ ,  $RMSEA = 0.05$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 2. 友谊关系与社会网络密度

本研究采用同伴互评的方式明确被试的友谊关系并构建班级内部的社会网络。第一步,研究人员先将班级内全体学生的姓名列举出来。然后,请被试就“您们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对班级内其他所有学生给予评价,评价等级为 1-5,评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自己与该同学的关系越亲密。第二步,本研究保留评分等级为 5 的同伴关系,以获得被试自评的好朋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班级社会网络。从目的与效果来看,这种处理办法与友伴提名法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本研究选择等级 5 作为筛选标准,主要是因为友谊关系(好朋友)是以亲密的情感为基本特征,而等级 5 的关系中包含了更多的情感成分,也就更加贴近友谊关系(好朋友)的真实含义。第三步,基于友谊关系的双向性特征,本研究进一步将互评为 5 的双向关系确定为友谊关系。同时,考虑到班级社会网络规模对友谊关系数量所可能造成的干扰与影响,本研究对友谊关系的绝对值进行标准化操作,即被试的友谊关系数量除以被试在班级内部社会网络中的最大可能数量,以此降低班级内部社会网络规模所造成的干扰,使得不同规模的班级社会网络能够进行统一处理。第四步,根据社会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即社会网络密度 = 社会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数<sup>[23]</sup>,本研究以第二步中构建的社会网络为对象,分别计算它们的社会网络密度。

#### 2.3 问卷的分析与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学生集体填答问卷并现场回收。问卷测试之初,研究者讲解指导语,被试根据要求自行填答问卷。问卷回收之后,本研究使用 SPSS17.0 进行数据的录入与描述性统计,使用 Amos1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 Pajek 计算友谊关系数量与社会网络密度,最后通过 HLM6.08 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其中,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其六个维度、友谊关系数量为个体变量(第一层变量),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为班级变量(第二层变量)。

## 3 研究结果

在进行整体网络分析的过程中,如果社会网络中超过 20% 的成员的资料遗漏或者无效,那么,整组数据将被视为无效<sup>[24]</sup>。依据此标准,本研究共获得 32 个班级的有效数据。友谊关系数量经过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为 0.07,标准差为 0.07。进一步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友谊关系数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 = 0.$

790  $p > 0.05$ ); 不同年级学生的友谊关系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 ( $F = 10.826, p < 0.001$ ) , 事后检验 (LSD) 发现 , 五年级学生的友谊关系数量显著高于四、六年级学生 , 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平均值为 0.18 , 标准差为 0.05。进一步以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不同年级的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F = 0.853, p > 0.05$ )。

### 3.2 零模型分析

首先 , 本研究以社会情感能力为结果变量建立零模型 (Model 0)。

$$\text{第一层: } Y = \beta_0 + r$$

$$\text{第二层: } \beta_0 = \gamma_{00} + u_0$$

对零模型进行分析的目的是 , 将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方差分解为学生个体和班级两个层次 , 并通过计算跨级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获得班级层面的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例 , 由此明确是否有必要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 社会情感能力的跨级相关系数  $ICC = 0.049 / (0.049 + 0.271) = 0.153$  , 即班级层面的方差可以解释总方差的 15.3% , 满足 Cohen 所提供的标准 ( $ICC > 0.059$ ) [25] , 说明适合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 3.3 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以友谊关系为自变量 , 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 , 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Model 1) , 以验证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text{第一层: } Y = \beta_0 + \beta_1 * \text{友谊关系} + r$$

$$\text{第二层: } \beta_0 = \gamma_{00} + u_0$$

$$\beta_1 = \gamma_{10} + u_1$$

结果表明 ,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 $\gamma_{10} = 1.111, p < 0.001$ )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 即学生在班级内部建立更多的友谊关系有助于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 3.4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为探究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 本研究以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为第二层自变量 , 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 , 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Model 2)。结果表明 ,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gamma_{01} = 0.381, p > 0.05$ )。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text{第一层: } Y = \beta_0 + r$$

$$\text{第二层: } \beta_0 = \gamma_{00} + \gamma_{01} * \text{班级社会网络密度} + u_0$$

### 3.5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 本研究将友谊关系作为第一层自变量 ,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作为第二层自变量 , 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 , 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Model 3)。

$$\text{第一层: } Y = \beta_0 + \beta_1 * \text{友谊关系} + r$$

$$\text{第二层: } \beta_0 = \gamma_{00} + \gamma_{01} * \text{班级社会网络密度} + u_0$$

$$\beta_1 = \gamma_{10} + \gamma_{11} * \text{班级社会网络密度} + u_1$$

结果表明 ,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 $\gamma_{11} = -8.621, p < 0.05$ ) , 即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 ,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受到了抑制 , 而在社会网络密度比较低的班级内部 , 友谊关系的作用程度反而得到了增强。

表 1 班级社会网络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方差	$\chi^2$
Model0	截距 ( $r_{00}$ )	4.049***	0.027	截距 ( $\mu_0$ )	0.049	78.445***
				组内变异 ( $r$ )	0.271	
Model1	截距 ( $r_{00}$ )	4.047***	0.026	截距 ( $\mu_0$ )	0.041	65.406***
	友谊关系 ( $r_{10}$ )	1.111***	0.277	斜率 ( $\mu_1$ )	0.411	
				组内变异 ( $r$ )	0.265	
Model2	截距 ( $r_{00}$ )	4.051***	0.027	截距 ( $\mu_0$ )	0.034	75.549***
	社会网络密度 ( $r_{01}$ )	0.381	0.580	组内变异 ( $r$ )	0.272	
Model3	截距 ( $r_{00}$ )	4.064***	0.025	截距 ( $\mu_0$ )	0.032	63.475**
	社会网络密度 ( $r_{01}$ )	0.117	0.472	斜率 ( $\mu_1$ )	0.219	
	友谊关系 ( $r_{10}$ )	1.232***	0.273	组内变异 ( $r$ )	0.259	
	友谊关系 * 社会网络密度 ( $r_{11}$ )	-8.621*	4.106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4 分析与讨论

### 4.1 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发现,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均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

首先,关于友谊关系对自我认知的影响,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常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以准确地认识和评估自己<sup>[26]</sup>。而友谊关系一般建立在那些在兴趣爱好、个性气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同伴之间,好朋友成为儿童重要的参照对象,通过与其比较可以使儿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库利提出的“镜像自我”概念也认为,个体常根据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来了解自己,获得反射性的评价<sup>[27]</sup>。对儿童而言,好朋友就像一面镜子,通过彼此真实有效的互动,使儿童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另外,友谊关系的双方往往彼此需要、互相认可,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其自尊和自信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关于友谊关系对自我管理与他人管理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友谊双方频繁的互动为儿童互相学习社会技能、交往、合作和自我控制的机会,是儿童体验情绪和进行认识活动的源泉<sup>[28]</sup>。张文新、林崇德也认为,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与儿童的同伴互动经验有密切的联系,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能促进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sup>[29]</sup>。除此之外,友谊关系作为一种“强连带”,具有互动的频繁性与情感的深厚性等特点<sup>[30]</sup>。友谊关系的“强连带”特性也决定了儿童必须要努力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不断习得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并且能够与好朋友交流思想、分享情感、相互合作和解决冲突,以维持彼此之间的友谊关系<sup>[31]</sup>。

最后,关于友谊关系对集体认知和集体管理影响方面,社会交换理论基于特定的人性假设,主张人的一切活动和社会关系都是以奖赏和报酬为向导。当人们能够从互动中获益时,将会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而积极的情感体验会促使人们维持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对交换伙伴、整体社会网络以及网络文化的依恋与承诺程度将增加<sup>[32]</sup>。但是,当人们无法从互动中获益的时候,人们将会体验到消极情感,而不良的情感体验会促使人们结束互动关系,同时其依恋与承诺程度也会降低。对儿童而言,从班级内部的好朋友那里获得赞同或肯定,会使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提高对班级规范的认同与承诺,进而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积极集体行为。反之,如果儿童在班级内部没有好朋友,那么他(她)将无法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甚至体验到孤独、被排斥等消极情感,从而会降低其对班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利于积极集体行为的培养。

### 4.2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是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其中,造成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为:社会情感能力强调学生从自我、他人以及集体三个层面发展相应的认知与管理能力,而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关注的是,高密度的社会网络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联系通道,促进彼此之间的接触与互动,有利于他们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对他人的积极认知与依恋,并通过高密度社会网络所具有的联通性将这种情感体验与依恋扩散至整个网络,从而促进整体凝聚力的产生<sup>[33]</sup>。简言之,高密度的社会网络可能会促进学生的他人认知与管理能力、集体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发展,但是对学生自我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影响程度可能比较有限,进而导致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对此,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依恋理论认为,安全感是每个人的内在需求<sup>[34]</sup>。随着儿童进入学校,班级及其内部的同伴成为儿童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友谊关系密度比较低的班级社会网络内部,同伴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比较稀疏,存在着更多的消极联结。儿童通过自我体验或者观察他人之间的消极联结,容易体验到消极情感,从而唤醒内在的不安全感,进而刺激儿童对外寻求依恋与情感支持。此时,作为儿童重要情感源的友谊关系的作用将会得到强化,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反,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同伴之间的积极联结能够使儿童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并促使其将这种良好的体验辐射至整个网络,有利于班级内部同伴之间协作关系与凝聚力的产生,而良好的班级凝聚力又对儿童的群体归因与依恋产生重要的影响<sup>[35]</sup>。儿童会通过群体归因,认为群体(班级)是积极情感稳定的来源,并由此增加了对群体的依恋,而具体的、一对一的友谊关系可能会由于儿童的群体归因,在一定程度上被儿童所忽视,从而导致友谊关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程度受到抑制。

## 5 结论

(1) 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学生在班级内部建立更多的友谊关系有助于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2)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3) 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

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同等数量的友谊关系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低于在低密度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程度。

### 参考文献

- 1 刘文利,陈学锋. 十省(自治区)农村校外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 (2): 24 - 28
- 2 Durlak J A , Weissberg R P , Dymnicki A B , et al. The impact of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meta - analysis of school - based universal interventions. Child Development , 2011 , 82( 1) : 405 - 432
- 3 Durlak J A , Wells A M. Primary prevention mental health program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 - analyt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1997 25: 115 - 152
- 4 Wilson D B , Gottfredson D C , Najaka S S. School - based prevention of problem behaviors: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 2001 , 17: 247 - 272
- 5 Greenberg M T , Weissberg R P , O'Brien M U , et al. Enhancing school - based preven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coordinated social , emotional , and academic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 2003 58: 466 - 474
- 6 Zins J E , Weissberg R P , Wang M C , et al. Building academic success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What does the research sa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4.
- 7 Schultz B L , Richardson R C , Barber C R , et al. Preschool Pilot Study of connecting with others: Lessons for teach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2011 , 39: 143 - 148
- 8 Ashdown D M , Bernard M E. Can explicit instruction in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benefit the social - emotional development , well - being ,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young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2012 , 39: 397 - 405
- 9 Bronfenbrenner U.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1992.
- 10 Jones S M , Bouffard S M.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schools: From programs to strategies. Social Policy Report , 2012 26: 1 - 33
- 11 Cohen J. Social , emotional , ethical , and academic education: Creating a climate for learning ,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y , and well - be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 2006 , 76( 2) : 201 - 237
- 12 Piaget J.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Glencoe: Free Press , 1948.
- 13 Morton J H , Additon H , Sullivan J J , et al. A clinical study of premenstrual ten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 1953 65( 6) : 1182 - 1191
- 14 Lawrence A K , Donna K.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eer acceptance and both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elf -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 1982 53( 6) : 1485 - 1491
- 15 McGuire K D , Weisz J R.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orrelates of preadolescent chumship. Child Development , 1982 53( 6) : 1478 - 1484
- 16 18 19 俞国良 辛自强. 社会性发展. 第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80 281 283
- 17 雷雳 伍亚娜. 青少年的同伴依恋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9 7( 2) : 81 - 86
- 20 33 Markovsky B , Lawer E J.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 , 1994 , ( 11) : 113 - 137
- 21 24 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 第 2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0 - 62
- 22 陈瑛华 毛亚庆. 西部农村地区小学生家庭资本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社会情感能力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6 ( 4) : 90 - 96
- 23 沃特·德·诺伊 安德烈·姆尔瓦 弗拉迪米尔·巴塔盖尔吉著. 蜘蛛: 社会网络分析技术. 林枫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64
- 25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Erlbaum , 1988.
- 26 戴维·罗哈尔 梅利莎·米尔凯 杰弗里·卢卡斯著. 社会心理学. 郑全全 张锦 王晓梅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146
- 27 Cooley C H.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social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909.
- 28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8. 298
- 29 张文新 林崇德. 儿童社会观点采择的发展及其与同伴互动关系的研究. 心理学报 1999 ( 4) : 418 - 427
- 30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73 ( 6) : 1360 - 1380
- 31 戴妍. 儿童青少年友谊关系的积极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大理学院学报 2007 6( 11) : 74 - 76
- 32 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著. 情感社会学. 孙俊才 , 文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49

- 34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 107) : 321 - 352
- 35 Lawer E J. 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

## The Effect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iendship on Their Social-Emotional Skills in West China: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In-Class Social Network Density

*YANG Chuanli MAO Yaqing LIU Jie*

( School of Education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Abstract** This study , based on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a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934 students from 32 classes at 11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Ningxia and Yunnan , aims to probe into how in-class friendship and social network density affect social-emotional skills , and how social network density mediates between friendship and social-emotional skill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 1) Friendship could help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social-emotional skills; and ( 2) the in-class social network density could help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mediate between friendship and social-emotional skills , indicating that friendship based on the same quantity promoted social-emotional skills at a lower level in the high-density in-class social network than in the low-density in-class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West China friendship social-emotional skills in-class social network density

( 责任编辑: 侯金芹)